

賽珍珠的《黑與白》

韻度 梁君度

今日看了《今日頭條》一段介紹美國作家賽珍珠的視頻，才知道這個美國人自幼在中國長大，成為西方最具影響力「中國講述者」(以《大地》斬獲普利策獎與諾貝爾文學獎)。

二戰期間，她積極為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支持。周恩來曾評價她是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感情的中國人民的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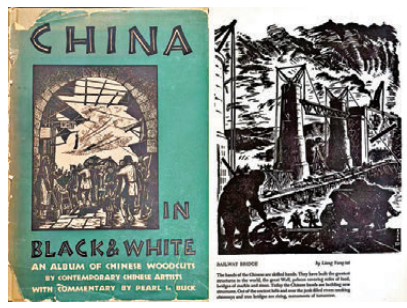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，美國紐約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主編的《China in Black and White》(《黑與白之間的中國》)出版，這是西方首部系統介紹中國抗戰木刻的權威畫集。我父親梁永泰的8幅作品收錄其中，以《鐵的動脈》系列為核心，成為二十世紀中美文化交流的珍貴見證。

梁永泰的創作扎根於抗戰烽火中的粵漢鐵路。1921年出生的他，1943年創作這8幅《鐵的動脈》系列作品時，年僅22歲，正值青春的刀鋒，卻已在炮火中淬煉出沉鬱厚重的筆力。《鐵路橋》《運煤》《加煤》《加水》等作品，以強烈的黑白對比、利落的刀刻線條，定格了鐵路工人的堅毅身影。這些作品未直接描繪戰場，卻以後勤生產場景，展現全民抗戰的動員力量，每一次搶修、每一趟運輸，都是支撐民族抗戰的「鐵的動脈」。

技法上，梁永泰的木刻深受蘇聯版畫與魯迅倡導的新木刻運動影響，以粗獷有力的線條、強烈的力量感與紀實性。他擅長以大面積黑塊與留白形成強烈對比，既保留了傳統版畫的刀味，又融入了現代構圖的透視與動態，讓機車的轟鳴、工人的喘息都凝固在黑白刀痕之間，兼具藝術感染力與時代紀實價值。

賽珍珠在評註中盛讚這些木刻是「無須翻譯的吶喊」，打破了西方對中國「缺乏工業能力」的刻板印象，讓美國讀者直觀感受到中國人民的抗爭決心。梁永泰的作品隨畫集漂洋過海，讓嶺南抗戰版畫首次大規模進入西方主流視野，成為國際反法西斯宣傳的重要力量。

八十餘年後，黑白刀痕的力量依然滾燙，畫集《黑與白之間的中國》記錄的這些作品早已超越藝術本身，成為中國抗戰文藝走向世界的重要註腳，在今天仍回響不絕。



●1945年出版的畫冊《黑與白之間的中國》。作者供圖

如何自由地活

雅音 姚珏

最近我常常靜下心思考人生，偶然聽了美國硅谷傳奇投資家納瓦爾·拉維肯(Naval Ravikant)的訪談與分享，許多觀點直擊人心。納瓦爾出生於印度的單親家庭，9歲移民美國，英文又不好、家境貧困，成年後更經歷過兩度破產。但是他從自己人生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，卻感悟出獨特的視角，成為投資超過200家公司的人生贏家，分享的人生智慧也成為很多人的精神導師。他最核心的觀念就是教導人們如何自由地活。

人這一生，最重要的，莫過於認清自己、善待自己、真誠待人，走出一條只屬於自己的路。納瓦爾說，一個人若自己都不快樂，又怎能真正帶給別人快樂；每個人都獨一無二，都有不可替代的特質，要找到自己的優勢，把它品牌化、產品化，活出不可複製的價值。很多人會把這理解為西方觀念裏的「自我」，但在我看來，這與東方智慧並不相悖——先自立，方能立人；先成為最好的自己，才有能力照亮他人。我也不斷自問：我是否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？是否在堅持做獨一無二、不可替代的自己？

跟人相處，不管是伴侶、朋友還是同事，我覺得最珍貴的就是舒服自在、自由隨心。我們從小聽到很多關於忍耐、遷就、妥協的道理，但一段健康長久的關係，從來不是靠委屈自己、勉強改變來維持的。你無法變成另一個人，也不必為迎合別人而丟掉自己。無論是伴侶、家人、朋友還是同事，核心都一樣：真誠溝通，彼

此尊重，互相理解，不內耗、不勉強，關係才能長久，人生才能活得通透、活得精彩。

納瓦爾有一個觀念「透過活出真誠的自己來退出競爭」，因為競爭時會試圖模仿對手，但每個人都不一樣，不要只想著去複製別人，沒有人能阻止你走自己的路，阻止你感到幸福快樂。

近日中國文聯高世名書記來訪，我有幸代表香港弦樂團，與香港中樂團、香港管弦樂團一同作匯報。高書記用非常生動而溫暖的比喻，形容三支樂團的氣質與歷程：香港中樂團是民族音樂的先驅，打下堅實基礎；香港管弦樂團是大戶人家的小兒子，成熟穩健、在既有格局中穩步前行；香港弦樂團是一位奮發圖強的美少女，帶著朝氣與勇氣，踏上屬於自己的創業之路。這句話讓我瞬間觸動——樂團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

香港弦樂團一路走來，堅持不複製別人的模式，以中西文化交流為使命、以培育青年音樂人才為責任、以服務基層社群為初心，一步一個腳印，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這也正是我所相信的人生態度：不必模仿誰，不必追趕誰，找到自己的定位，發揮自己的光芒，堅定、真誠、勇敢地往前走，就足夠有力量。

想入飛飛 鄧飛

最近，不約而同有好幾位朋友問我，到底我的文章是不是自己寫的？初聽此問，著實有點愕然。我的文章不是我寫，那是誰寫的？倒不是覺得朋友們這樣問顯得冒犯，而是對我這個愛寫點文字的人來說，實在難以想像，找人代筆是個什麼樣的情境。不是我思我寫，卻打著我的姓名，橫豎都覺得很彊扭，甚至覺得有點兒瘡人，恍如恐怖電影中常見的情節：奪舍。

細問朋友何出此問，朋友說道，市面上有一些專門替人寫稿的槍手和公關公司，這個我倒知道。但我不禁笑道：「還不如我來當別人的替槍吧。」說笑而已，我不需要別人幫忙寫作，但我也無法模仿別人的寫作風格，我只能寫我自己的。之所以習慣下筆寫作，首先是要有所感、有所想，有諸內，才能形諸外。這就形成某種悖論：如果我沒有什麼感受，也沒有什麼想法，當然仍可以委託槍手來代勞，但對這種文章很難產生「擁有感」和「滿足感」；相反，如果自己真的有所感、有所想，而且感受得深刻，思考得透徹，自然下筆有神，如竹筒倒豆，一瀉無地。

誠然，文筆表達能力也是決定著能否寫出文章。這個的確是的，但也有另一種可能，有時候所謂文筆不好、不懂表達之類，更多的是因為沒有很深的感受，或者沒有什麼想法可供表達。語言文字的貧乏，其實是情感或者思想的匱乏而已。不是不知道怎麼表達，而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表達。所謂練筆，我更喜歡練所感、練所想。怎麼個練法？豐富自己的人生經驗，固然重要，但畢竟個人的生活經歷再怎麼豐富，也是吾生有涯。多閱讀，多通過閱讀來了解別人的情感、想法和經驗，則來得更加重要。與其找槍手來「奪我舍」，不如我閱讀他人而「入其魂」。由此而豐富自己的情感，豐富自己的思想，從而豐富自己的靈魂，比單純的所謂磨練文筆，來得更加有趣。到頭來最後的文筆寫作，只不過是水滿自溢而已。

季羨林老先生曾言：「每天不寫點什麼，不讀點書，靜夜自思，彷彿是犯了罪。」(摘自《病房客話》)犯罪感倒不至於，但讀得多、感受得多、想得得多，自然就很想寫，很想表達。讀是入，寫是出，心清如許，皆由源頭活水。雖然我文筆尚未快到倚馬萬言的程度，但無可否認，我是很享受寫作、閱讀、感受與思考的過程，不是那種「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」的志得意滿，而是全幅身心沉浸在思考與讀寫的自我世界之中，萬籟俱寂，四下無人，天地惟我，我即天地。

想起陽朔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小友英英剛旅遊回來，很有心地帶了茶葉餅及食物回來送給我。小友每次都掛掛著我，很感恩還有那麼多朋友記掛和關心。上次她還帶了隻鴨給我試，太有意思了。

這次她和好友去了一個長旅行，去了我曾經很想去的樂山大佛、東方佛都，探望了熊貓，看了三星堆、都江堰，還有特別期待的九寨溝、黃壩，卻因為高山症，辛苦了好多天。回來見著我便提醒我，如果出外旅遊，必須了解旅行地點的情況，是否適合歲數大的長者，她提示的我自己都知道。另外，我有位朋友最喜歡獨個兒出遊，近年返內地入住宿，也多次被婉拒，認為她的年紀不允許獨自一個人入宿。

還好這些年我很少出遊，除非工作需要，否則我是不會參加旅行團，亦很少約人共遊。我最喜歡是工作外出，所有事情有人安排，自己不費心，又有自由時間到處逛，那便十分滿意了。所以我從未與任何人攀比去過什麼什麼地方，又或者參觀過什麼什麼名勝，這樣的出遊太累了。

最近出過一次門，便是去了一次番禺吃了兩餐飯，然後輕鬆地坐高鐵回來。出差那麼多次，我最喜歡的一次去陽朔一間由糖廠改建的糖

舍酒店，至今仍然念念不忘，當年去過之後，還心心念念地想再去一次，可惜忙東忙西，且找不到伴去，便一直擱置。真的喜歡那酒店，它被分別設在幾個廠房裏，一個廠房變成酒店房間、一個廠房是接待處並在後面設置餐廳及休閒區、一個廠房是不同內容的飲食區和酒吧。標誌性的露天泳池旁邊就是陽朔的山水景觀，我們在泳池邊山腳下飲咖啡，那自在舒服是別的大酒店所沒有的，當時那種感覺至今念念不忘，實在太愛那種大自然中純粹的美。

我們在那裏住了3天，離開的時候非常不捨，巴不得搬到陽朔，天天去糖舍酒店泳池邊飲咖啡。如此戀棧一個地方，於我而言實在少有，我從來不羨慕高樓大廈的住處，只喜歡古老平實的房舍，這些年我是一直住在老舊房子而捨不得離開，別人都說我有新屋不住，是因為大家都不懂我這種感覺。我把那次陽朔糖舍之旅告訴英英，把照片也給她看，她立馬被迷住了，也想專程去住幾天感受一下。



●在糖舍的接待處前留影。作者供圖

維園訪古

百家廊 張武昌

正午的維多利亞公園，陽光熾烈。我從銅鑼灣興發街的主入口進入，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維多利亞女皇的銅像——她安坐於基座之上，神情肅穆，見證著這座公園的滄桑變遷。這座銅像的經歷頗為傳奇：最初立於中環皇后像廣場，是為慶祝女皇登基金禧而鑄。二戰期間，日軍將銅像拆去運往日本，準備熔作軍火，幸而尚未動工，日本便已投降，銅像才逃過一劫。經過多年修復，最終於1957年安放於此，公園亦因此得名。

維多利亞公園簡稱「維園」，是香港島面積最大的公園，也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戶外活動樞紐。除了中秋節綠燈會和農曆年宵市場(花市)之外，這裏亦是舉辦大型公眾盛事的場地。

沿着園內綠蔭小徑往深處走，我尋到了香港電視台錄製《城市論壇》的地方。雖然未逢節目錄製，但場地空曠開闊，似乎還能嗅到往昔唇槍舌劍的餘韻。循步道來到一處綠意盎然的山丘，山丘之上，一座涼亭靜靜佇立。

亭邊擺放著一對古炮，炮身鏽斑斑駁，已看不清銘文。我正凝神端詳，忽然想起手機就在身上，連忙上網查詢——原來這並非公園原有的陳設。香港許多古炮都是

從基建工地或是海港淤泥中打撈上來的，散布在全城各處。眼前這對古炮也是後期才安放於此，並非維多利亞公園的「原住民」，倒像是幾位不速之客，歷經風霜，靜默地注視著往來遊人。它們沒有經過精細的修復，炮管上殘留著歲月的蝕痕，反倒讓我覺得真實：畢竟真正的古物，原不需要太過光鮮。

從維園靠海邊的天橋走過，銅鑼灣避風塘的景色豁然開朗。一艘艘遊艇與漁船靜泊在水面，白鷺在棧橋邊低飛。沿著告士打道海旁往灣仔方向行走，不消片刻便來到了一座小小的炮台前。這便是大名鼎鼎的「怡和午炮」。

關於它的由來，流傳最廣的說法是：怡和洋行在開埠初期購得東角土地興建貨倉碼頭，每有大班抵港或離港，例必鳴炮致敬。不料某次鳴炮惹惱了一名皇家海軍高官——這位軍官初臨江，對禮炮一事毫不知情，認為一介商行「哪有資格享有禮炮」，於是下令怡和每日正午鳴炮一響，作為「小懲」和報時之用。無論真假，鳴炮的傳統就此流傳下來，除二戰期間一度中斷外，百餘年來從未間斷。

已過正午，我站在鐵欄杆外，望著眼前的這門午炮——如今使用的已是1961年更

換的3磅速射炮。原先的6磅炮因響度過大被居民投訴，水警遂以這門口徑較小的速射炮取代。炮身漆成藍色，泛著幽幽的金屬光澤。而在午炮兩側，還各陳列著三門小型白炮，向遊客無聲地訴說著百年過往。

午炮的用途早已超越了報時本身。每年除夕夜，這裏會舉行「子夜鳴炮」迎接元旦，炮聲伴著風笛奏響的《友誼萬歲》，送走舊歲，迎來新年。更有趣的是，自1989年起，公眾只需向公益金捐款48,000港元，便可親自主持鳴炮——迄今已籌得善款逾500萬港元，使百年古炮平添了一份慈善的溫度。午炮鳴響的那一刻，我彷彿聽見歷史與現實的交匯——英商的老規矩、殖民者的懲戒傳說、慈善籌款的新風尚，統統化作了那一聲在維港上空回盪的巨響。

歸途中，維園的古炮與怡和的午炮在我腦海中交替浮現。前者是後期擺放的陳設，略顯刻意；後者則歷經劫難，至今仍鳴響不輟。它們雖同名為「炮」，命運卻大相逕庭。午炮的巨響早已融入都市的脈搏，成為港人生活的一部分；而維園山丘上的那對古炮，卻只能默默承載著遊人的匆匆一瞥。歷史的重量，本不是由鋼鐵自身決定的，而是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傾聽它所承載的故事。

爭家產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香港地方小，累世巨富卻多。爭奪家產的事時有發生，屢屢有親族反目成仇對簿公堂，成為一城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談資。在眾多豪門恩怨裏，爭奪家產往往是一部跌宕起伏現實大劇的衝突根源。當籌碼大到贏家通吃，輸家一無所有時，人性的貪婪和恐懼會被無限放大。為了這筆天文數字，親情可以拋諸腦後，道德可以被踩在腳下，甚至原本溫文爾雅的紳士淑女，也會瞬間變成面目猙獰的嗜血獸。從戲劇創作的角度來看，這種極端的反差，本身就是最抓眼球的衝突之所在。

更多普通人家的爭產糾紛，因為標的過小，又無甚特別之處，除了幾個緊要的親鄰，外人往往一無所知。最近就有朋友吐槽父母在家產處置上的不公，頗為心酸。作為旁觀者聽下來，倒也不是為哪一套房子和若干金銀細軟，而是由財產分配多寡，看出了誰才是父母的手心和手背。朋友自以為對父母一向孝順慷慨，但未能獲得與之相稱的對待。輾轉反側之下，存了一段曠日持久不易消散的意難平。

中國人最怕家醜外揚，一家一姓同宗同族的事，再糟心不堪惹火難推，都不願外人知曉。這裏有出於親族門楣共同聲譽折損的考量，也有利益相關方的精準幽微算計。倘若不是走到了親情已無力制約解決的地步，絕不會鬧到世

人皆知。攤開城中幾宗公開爭奪家產的案件來看，根本原因在於長者生前遺產分配不清晰、家庭關係複雜、財產價值高、法律程序複雜以及文化觀念衝突。

要避免出現爭奪家產這種家門不幸，最有效最直捷的方法也是一句話，長輩提前規劃，訂立清晰遺囑，指定遺囑執行人，並在必要時尋求法律協助。很可惜，作為家族的一代掌門人，有時是忌諱談及生死，有時是為了制衡子女，會故意不把話說死，甚至立下幾份互相矛盾的遺囑。這種含糊造成的不確定，給了血脈紐帶的各方勢力以解讀和博奕的空間。長輩撒手人寰，財產分割的劇情充滿懸念：到底哪份遺囑是真的？誰才是最後時刻真正想託付的人？

其實，何止富翁們在身後事上失於算計，康熙帝英明一世，還不是在立儲時舉棋不定，引發九子奪嫡，手足相害血脈殘殺，為人詭病。相較之下，《紅樓夢》裏的賈母，顯然要聰慧理智得多。

賈母行為處事一直備受讚譽。作為祖母，她有菩薩心腸，疼上愛下，惜老憐貧；作為家族最高話事人，她有霹靂手段，知人善任，恩威並重。在家族敗亡之際，她最後一次出手，散盡畢生積蓄，扶大廈之將傾時，堪稱是一次教科書級的長輩分割家產的典範。

她拿出金子，讓次子賈政變賣以償還債務，從而阻斷債務風險的進一步蔓延，又給即將被

流放的賈赦和賈珍各3,000兩銀子，充做盤纏和上下打點之用，以保全二人身體髮膚。她還給了被抄沒所有資產的孫媳王熙鳳3,000兩，以緩她登時無錢可用的窘境。再安排500兩專款給賈璉，以送早夭的黛玉靈柩回鄉。剩下的金銀、銀環、衣物等，給最疼愛的寶玉保障將來的生活，給孫女婿春春將來出嫁的妝奩，給孤兒寡婦的重孫李紈與賈蘭，做讀書上進之資。最後的若干財物，除了用作自己百年之後的殮葬，還不忘施惠服侍照顧自己的丫鬟僕人。

不得不佩服榮國府這位老祖母，她精準地識別了各類家族成員的財務痛點，並通過定向撥款、資金截流、債務清償和資產隔離等手段，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家族財富的最後一次有效配置。不僅體現了她作為頂級家門掌舵人的財務智慧，更是在不可逆轉的敗局中，為兒孫們爭取到了最後的生存資本。

●以豪門爭家產為題材的電視劇《溏心風暴》曾風靡一時。作者供圖



我的太極成長印記

路地觀察 湯慎光

得知太極樂隊將於啟德體藝館舉行40周年紀念演唱會，我立即撲飛支持。對於我們這班1986年入大學的一代人來說，太極與達明一派，都是影響至深的本地樂隊。多年來，達明一派創作力持久澎湃，一直是我所喜愛的組合，其演唱會看過無數次；但相對而言，太極的演唱會今回才是第一次親身入場，實在嚴重不成正比。

然而，若回到1986年的原點審視，當年三支新進樂隊：太極、Raidas與達明一派，對自己的影響，可謂不相伯仲。尤其對我這種對文字較為敏感的年輕人而言，當時甚至將這場Band Sound浪潮，理解為

年的記憶依然清晰深刻：太極的《迷途》與達明一派的《迷惘夜車》，都絕對令人眼前一亮。兩首歌同樣以當年香港前途不明朗作為時代背景，配上年輕人對未來的迷惘與不確定，聽起來特別有共鳴。

《迷惘夜車》以新英倫電子舞曲風格，配合冰冷的合成器與強勁節拍，唱出「亂碰亂碰卻一空」的挫敗無力感，與年少躁動的心境不謀而合。而《迷途》則以另一份內心獨白的詩意，將海港作為場景定格，予人更大的反思沉澱空間；加上雷鬼節奏與爵士鋼琴的風格，與《迷惘夜車》大相逕庭。当年的我身處1986年，可謂大開眼界，在成長路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今年終於親身感受太極40周年演唱會，彷彿也是在呼喚、重召當年的自己。40年過去，歌仍在，人未老，那份屬於青春期的迷惘與躁動，原來從未遠離。